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又有新发现 新出水文物万余件 “荣世子宝”金印露真容



“阔绰”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从不让人失望。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了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本次发掘总计出水文物10000余件，抢救和保护了“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此外，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也重见天日，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荣世子宝”金印出水 为明代册封制度的重要物证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战场遗址发掘负责人刘志岩介绍，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水文物10000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荣世子宝”金印印面已残缺，仅存“荣子宝”3个字。考古专家根据2020年度遗址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考古专家据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

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巨量历代钱币现身 几乎囊括四川“钱币史”

本次考古发掘，也拓宽了考古队员对遗址内涵的认识。他们认识到，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

遗址发现了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遗址中还有数量巨大的历代钱币重见天日，时代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

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南部边界已确认 发掘区中部偏北或为战争发生地

刘志岩介绍，本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为考古专家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线索。本年度出水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

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了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对于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这些发现，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已很接近发生地点。”刘志岩说。

此外，通过该年度考古发掘，考古专家已基本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这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发掘工作创新理念 遗址北部边界尚待发现

据介绍，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在发掘工作中创新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RTK(实时动态测量技术)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提取出水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下一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对本次考古发掘出水的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并根据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继续系统开展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并根据工作进度拟定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

此外，通过本次考古发掘，遗址的南部边界已比较清楚，但在工程施工范围内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边界，鉴于遗址的重要性，为科学规划和保护遗址，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工作作为保护支撑。



麒麟金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只雕刻精致生动的麒麟，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印文为“凤渚”。通高4.9厘米、印台长4.3厘米、宽3.03厘米、厚0.94厘米，重202.9克。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枚私印，曾被一名身份尊贵、等级较高的人所拥有。其印文寓意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厘米、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



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厘米、宽4.16厘米、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这枚从长沙辗转到四川的铜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荣世子宝”金印

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缺，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最新进展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发掘金银器 已初步修复100余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11月16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文保队员目前已完成100余件珍贵文物的初步保护与修复。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出水品类繁多的金银器，是研究明代金银制作工艺及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多次组织实施出土金银器的保护修复与研究，目前已完成100余件珍贵文物的初步保护与修复。

据介绍，通过几次保护修复项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梳理出一套变形严重金银器的矫形、复原工艺流程，为此类文物的矫形、修复提供了参考依据。

修复过程中，文保队员运用现代分析仪器，对文物充分开展细致研究，阐释文物制作工艺，是金银文物修复领域一次新的探索。顺利完成保护修复的金银文物，更加充分地展现文物蕴含的信息及内涵，成为深入研究明代金银器难得的实物资料。

未来，江口文物保护工作，将继续围绕重点文物，开展保护修复及工艺研究；对水环境下金属文物腐蚀机理开展研究；对铁质文物开展抢救性保护；为即将建成的“沉银博物馆”提供适宜长久展示的文物，长期致力于考古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